

棄兒奇冤

秦
兔
奇
寃

丁未年五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定價洋式角

編輯者

延滄陵海漁郎子同譯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社活版部

小說林

版權證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社總發行所

代售者

各省書局

棄兒奇冤

美國老斯路斯著

滄海漁郎
同譯

第一章 幼稚時代

查理。好友吾今乃在此。……弗蘭克君亦未始不快意。……然

之二人語乃出獄室中。殆楚囚相對時也。獄在紐約西某城中。甲語爲誰。則一壯健敏妙之少年。年約十七八。繫於獄乙。答語者亦少年。年貌相若。係入獄探訪者欲悉斯語。之由來。必請追溯其往昔。

某城頗繁盛。有老農邨居。距城約十六哩。皮姓人。皆呼曰皮叟。世業耕種。一日嚴寒。天甫明。尙擁被假寐。忽聞鑿室門側。有聲嗚嗚然。如羔羊鳴。論皮叟常起時。尙須遲半句鐘。然心以愛羊故。恐有變急。欲往救。遂披衣下榻。尋聲趨視。方啟門。不覺駭訝。大聲呼其妻。妻出視。亦駭。至不能關其口。皮叟慢坐。

冤奇兒棄

壁爐下解一縛物。微露髮頂。少頃見面目赫然。三月嬰孩也。殊不啼。雙臚灼灼視叟。叟以手振提之。皮媼顫聲曰。呀。是孩也。胡爲乎來。狀忽癡木。不解其故。良久。皮叟曰。吾適聞羊鳴。孰知爲兒啼也。皮媼曰。咦。竟見其非羊而孩。皮叟曰。然。嬰孩且甚秀美。皮媼曰。誰以孩置此。母安在。皮叟曰。我輩烏知之。吾出止見是物置階上耳。皮媼曰。約翰姑以孩託我。請速出覘之。皮叟曰。恐已去遠矣。縱覘之。亦復何益。皮媼曰。何由知去已遠。皮叟曰。爾獨不觀此孩乎。皮媼曰。孩固在此。然試覘之。或可見。置此者。問彼生兒奈何。棄擲路旁耶。語時。手奪孩。欲皮叟追其母。叟不得已。整冠而出。知不可追。僞遷延踰時而返。對皮媼曰。必不可追。跡已杳矣。皮媼曰。爾追之不可得。吾則已得一物矣。先是皮媼細視此孩之襁褓頗華美。檢視胸前。則有針附着一函。展視之。內書『此親愛小孩。實係正當結婚所孕育者。因必不得已之故。不克留。乃置於

小

說

林

此請養護之後自有重酬。函內幣款卽以爲贈。請任意取用。第願謹護此孩。襁褓物須保存爲後日標識。不勝感謝。孩母特白。」叟視之。躊躇曰。此事亦大難。忽責我老人擔任。幣款曾見之乎。皮媼曰。見之。紙幣一巨束也。皮叟急取檢其數。適千金。檢畢。更語媼曰。請更讀其書。媼如其言。叟曰。然則此金乃寄食費耳。媼曰。約翰吾家恐不能留此孩。叟曰。不能耶。媼曰。然。叟曰。何故。媼曰。吾夫婦老矣。安能撫字呱呱者。盡鞠育之勞。吾將娛桑榆景不暇。何暇及人。爾欲留彼何意。叟曰。如不留。將焉置此。媼曰。盍致之育嬰堂。叟曰。不留孩。則此金必不爲吾有。孩入育嬰堂。金必與之俱入矣。媼曰。果有千金乎。叟曰。有不誤。且爾知吾所抵質物。過二星期。必往贖取乎。吾囊中無一錢。刻方擬求緩頰。今千金入吾手。吾急可濟。孩在此。第寄食耳。吾甯不利其貲。彼已將飲食教誨之貲盡給我。足至長成矣。媼曰。男孩乎。叟曰。然。吾已知之。作者至

此不欲更述老農夫婦之瑣語。但知自此遂時弄一孩。

棄兒奇冤

皮媼室中無他孩。渠有一姪女時往來助之撫育。人咸知皮氏得一無父母之孩。而千金事秘莫知也。又得兒衣數襲。亦爲人所不知。皮叟乃名此孩曰弗蘭克。媼又投一函至其已嫁女處。告以得孩故并附一肖像。自此弗蘭克爲皮氏子。彼母雖有筆札。然迄未留名。故終不得親人踪跡。後又於襁褓內發見一小金盒。外題曰。是物暫秘。他日請以爲識。叟夫婦亦置之。由是相安無事。夫婦頗盡力愛護。兒亦敏妙得人歡。未幾甫十齡。人皆戲呼爲可兒。及入小學校。尤爲衆所稱。

皮叟夫婦業農力穡。世忠樸。撫兒亦盡心。且常謂是孩必富家子。設一旦遇其父母。必感吾恩行將有奇遇。故衣食入學。事事注意。日望其成材。居無何。弗蘭克年十四矣。叟夫婦以事渡小溪。遭風覆舟。俱死。已嫁女聞信。乃移家

小說林

於皮氏爲之經紀其產壻與之偕儼然主人翁焉壻性鄙吝狠戾既據有皮氏產乃語弗蘭克曰爾小乞兒今長成行當自覓食勿溷乃公爾受皮氏恩亦可矣今吾力豈能養贍閒人請好爲之各自努力是時弗蘭克何如自受皮叟夫婦之撫育頗得適宜雖幼稚體尙壯實游戲隊中輒冠其曹丰姿俊邁尤甲儕輩而於嬰孩時代之歷史亦畧審梗概蓋皮叟夫婦稍稍告之意不欲使彼疑已爲皮氏子而與壻爭產也迨壻雷非達用非理之驅遣弗蘭克反不怨怒坦然出門若以爲我固無家者雷非達心鄙行惡以妻故攬皮氏田微特不引爲恥心竊榮幸焉生子女頗夥初常詈皮叟夫婦畜外人子不肯一畜己子旣多糜衣食入學之貲則己所應攬之產陰受剝削時嘲恨見於詞色常語妻子曰兩老被乞兒肢削死後不知尙餘骨幾許也皮叟既死弗蘭克遂被逐若行所無事者

棄

奇

冤

弗蘭克天性高潔。立志耿介。不願受人憐見。雷非達如此。惟恐去之不速。雷非達意猶未慊。去時大翻檢其行篋。得衣裏內二百金。金係弗節省日用及獎勵所積者。雷非達怫然指爲行竊。弗一晒置之。勿與較。雷遂乾沒其金。弗之度量有如此者。人咸稱爲難能。頗重其品。莫或以其寄養故。而敢賤視者。雖違皮氏。然終目爲皮氏螟蛉子。營業界中。皆愛其人。爭欲致之。弗意在居城內。先是幼時在學校中。與一查理名斯丁赫姆姓者爲友。因弗曾爲一豪舉。遂成知已。蓋手拯查理於水故也。查理有妹。名懿綏白。豔名居第一。父營工廠。頗富厚。爲人亦長者。自弗救查理後。遂與其妹相識。妹心感之。願與交游。時方髫年。父母皆喜其親睦。迨長。查理之父常見弗友其女。頗以爲嫌。已而弗被逐。入城內一商店爲夥友。皆耳其品高潔。頗愛重之。又以其與斯丁赫姆氏相暱。益善視焉。居二年。年十六。由一銀行友荐入大銀行司簿記。查

理適入高等學校。又二年。弗蘭克在銀行任事。益多。居然一強幹少年矣。見查理及懿綏白。更歡喜愈恒。懿綏白尤敬愛之。惟斯丁赫姆氏富豪。時有宴會事。如游戲談話等。終不邀及弗蘭克。既習久。亦不之異也。懿綏白漸長。貌益姣好。年小於弗剛歲半。情好日篤。然亦不語。弗以邀請不及之故。居無幾。何變端起矣。莫知其所由。但知爲足。隔絕二人愛情。尤足斷弗蘭克之腸。而碎其腦。

第二章 受誣入獄

一日傍晚。弗蘭克復至斯丁赫姆第。將入客座。不見懿綏白。止斯丁赫姆君在焉。峭然危坐。懿之嚴父也。見弗入。迎迓甚恭。詢來意。弗知女父執禮益謙。徐問及懿斯丁赫姆君。曰。雖在室。今不宜見先生。老夫坐此。正待皮先生來耳。竊欲以小女交際事。一白肺腑。願先生俯聽之。弗陡聞是言。不覺血脉濡

棄兒奇冤

滯熱度頓減。知所語之必不利於己也。斯丁赫姆君曰。請先爲先生剖析原因。幸先生勿怒。前者救愛子於阨莫大之恩。生死不忘。一家感念靡既。第有一語。不得不自明。日來先生之所以待小女者似犯嫌疑。老夫頗躊躇至注。思不能寢食。先生君子當必有所以處此者。無已其疏遠爲是乎。事出至誠。幸恕老夫直言。且曩者恐先生不自意。致歲時不敢邀請。以示微意。先生胡不諒此高明。如先生豈待質言。若辱許與老夫爲往來之友者。則所甚願。繼今以往。請先生自重。母不恤人言。以重小女羞。時弗正色立。從容問曰。老丈。此一禁例。何由而起耶。斯丁赫姆君曰。願先生勿復問。先生高明。當已察言觀色。得其曲折。何待老夫瑣言。先生應亦自知所歷之往事。與其門第。則老夫之意已明。奚煩贅述。弗曰。僕甯有不名譽事耶。斯丁赫姆君曰。非也。先生之品人所愛敬。弗曰。然則何爲而不許。僕得入此室。與總角交之貴女。叙談。

林說小

也。斯丁赫姆君曰。請勿問此可乎。弗曰。必問是老丈亦必答僕。斯丁赫姆君曰。吾實言之。先生能母憾乎。弗曰。僕喜實言。請弗囁嚅可也。斯丁赫姆君曰。先生本係一棄兒。母不敢鞠。故寄養於皮氏。弗曰。審是。僕往事丈盡知之耶。斯丁赫姆君曰。人所能言者。老夫盡知之。弗曰。丈亦知吾入皮氏時。襁褓中有一函。固明言吾爲正當結婚所誕育。雖棄兒豈私產子可誣。斯丁赫姆君曰。知之固有此函。弗曰。旣如是。父母以正當婚禮生我。我亦力爲正人。何受斥之。有斯丁赫姆君曰。先生誤矣。先生正人。吾所深佩。但若函中語則不可信。安知非隨意造作者。且先生亦知函中無姓氏。其可憑乎。抑不可憑乎。人旣呼之曰皮弗蘭克。則非父母所名可知。弗曰。吾非棄兒。吾父母以千金致皮氏。囑撫育者丈知之乎。斯丁赫姆君曰。是否吾不知。雖然。旣有千金。何棄其子。且非私產。安得不留。此祕密疑團。必有不可解者。在。弗曰。嘆。因是而不

冤 奇 兒 棄

允吾見貴女耶。斯丁赫姆君曰。亦非也。吾不願先主之過曠吾女。故吾欲盡保護之責任。與其權利。庶免他人以吾女與先生等類齊。觀置父母於無何有之鄉也。弗曰。今者丈驅我去。貴女知之否耶。斯丁赫姆君曰。知之。弗曰。貴女亦有驅我不見之意耶。斯丁赫姆君曰。然。有此意。惟仍敬佩先生。且感先生之豪舉。於吾家有恩。特先生愛彼。亦當終爲彼計。勿貽之辱。先生苟深思之。不難共諒此意矣。夫甯不知小女在社會中有高尙之美譽。顧令無名棄兒。陰敗其名。吾甯死不願見此。弗曰。斯丁赫姆君。吾始意不及此。今悟矣。吾實言之。此後必不更令貴女與吾儕小人伍。前此交際。不過兩小無猜耳。今事已了。請自此行。遂起欲去。斯丁赫姆君曰。弗蘭克君。請少安。吾甚願與君友。如有所需。必助君。弗謝曰。感君厚意。如有事。必求諸君。乃別而出。時弗蘭克。如有利刃剖其心者。痛苦止。自喻口不能言。趑趄半晌。自歎曰。吾悔不早。

林說小

爲之計。今而後。吾居然一棄兒。天地雖大。不足以容。永爲社會所菲薄。碌碌一生。終於銀行夥輩耳。雖然。吾自今日始。將有事於查究。吾必欲知吾所生者。果係何人。此吾畢生之大事也。嗚呼。弗蘭克自受刺戟。動生平第一次之苦思。無窮感愴。兜上心頭。如剝繭抽蕉。不能自釋。而陷阱自此成矣。

弗蘭克獨居深思。吾微賤姑。勿論。吾之前途。則尤可怖。苟不澈底查究。何以存身天壤間。遂決意以此事爲立志之點。越一星期。忽遇懿綏。自於途相見。如故。殷勤無少異。而弗蘭克殊淡然。顏冰齒冷。凜若面交。女注視弗良久。不解其故。弗亦不視。須臾。則去。惜哉。當時。弗未嘗一視女面。故不作轉念。迄後始知女去時。固淚皆瑩然也。弗旣別女。自語曰。殊怪甚。人情之變幻。一至於此。彼旣驅吾出門。不與爲友。復於市間。故示殷勤。殆有意。摧辱我。幸我尙有志。誓不搖尾乞憐。亦不受人欺侮。聽吾之報。女亦酷矣。雖然。女貌實無匹光。

彩攝人不意如彼之豔竟成若是之惡彼自爲計良得矣如吾之不屑何願自今以後不復與語然吾滋苦後此半生混茫寂寞不知何者之爲吾希望花雖美吾不見其色香雖烈吾不聞其馨罡風忽吹諸象俱滅嗚呼此何境邪越一月女與弗又遇於途見之遂如陌路竟不相識矣譬之鍊索牽曳百丈附物處寸斷則全索俱絕傷哉

時城中忽起浮言皆云大銀行被劫衆情洶洶知所失巨欵珍寶幾迷其數其間最有關係者卽斯丁赫姆氏餘則莫知誰氏之產果失情益不安徐但知有數商店必被牽曳而已警署旣獲報告乃集各地有名偵探考求查獲之法每一時間必變一消息流言愈煽至第三日遂獲一賊皆云此賊係通風主謀者本銀行夥友也其人果爲誰噫傷心人皮弗蘭克也衆且傳說云弗蘭克係劇賊之子頗著名身在銀行常與其父暗通消息聽乃父指揮釀

成巨案。黨人甚多。踰時。更有人傳說。弗蘭克已自認不諱。又自稱皮氏壻者。訴諸警官。此兒素不務正。爲皮氏所逐已有年矣。前常竊皮氏義父財。不知其所匿。警吏以有多種證據。遂繫弗蘭克於獄。吁。一閩之市。談虎色變。皆以爲弗蘭克必賊矣。卽在弗蘭克與爲弗蘭克計者。均無辭以解。

弗旣繫獄。防守甚嚴。問官百計誘彼承認。彼堅不承。亦無他語。自言吾懲甚。然吾心實可原。此語又互傳。衆皆以爲彼意犯此案。謂之懲。彼本係私生子。故可原。且譁然引以爲笑。是時銀行旣受恐慌。斯丁赫姆氏亦失信用。幾不能支持。工廠勢將倒閉。弗在獄中。以無聊消遣。又一日。查理至。呼而與之語。所語卽是書之發端。

第三章 獄中情語

查理與弗蘭克語。有間查有憂色。弗殊平常。亦不復語。查曰。君殊大不幸。罹

此慘禍。弗曰。無慮。何不幸之有。查曰。君胡坦然。弗蘭克曰。固如是。查曰。恐結果頗可痛。弗曰。非也。若有結果。吾不過代人受刑耳。查曰。君乃云代人受刑乎。弗曰。然。查曰。是何說。弗曰。吾若非無名之棄兒者。必不至有今日。今既在此。吾惟有置之不顧而已。查曰。君置不顧耶。若惟棄兒故。此罪益坐實。無術可以自脫。時弗蘭克方坐鐵棚上。既聞查理語。瞿然起立。瞋目作色。顫聲而問曰。君言作何解。查曰。此解卽在語中。無他意。因君爲棄兒。故所犯之罪益確。絕無原宥。弗聞言。頓作嚴厲之音。舉手作指揮狀。語查理曰。彼處有門。君請速出。查曰。吾不能卽去。吾此來爲君剖析情由也。弗曰。情由耶。查曰。然。弗復外指。曰。門在彼。君見之否。速去。毋溷我。查理仍不去。曰。此案君若不承吾父。恐慌甚。工廠等俱不獲支持矣。請君曲宥。君最激直。蓋以贓物所在明語。我恐君犯。此時固不料。累及如許好友也。今猶及。救之。乞援手。此好友者較。